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ans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1814-1848)

工业革命中的法国社会 (1814—1848)

刘文立◎著

The French Society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814-1848)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ans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1814-1848)

工业革命中的法国社会

(1814—1848)

刘文立◎著

The French Society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814-1848)



中山大学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工业革命中的法国社会 (1814—1848) = La société française dans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1814—1848) = The French Society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814—1848)/刘文立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 - 7 - 306 - 05230 - 8

I. ①工… II. ①刘… III. ①现代化—研究—法国 1814—1848 IV. ①D7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1266 号

出版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葛 洪

责任编辑: 葛 洪

封面设计: 林绵华

责任校对: 李培红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0779, 84111997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家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19.25 印张 4 插页 29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缅怀导师张芝联先生及师母郭心晖女士

作者简介

刘文立，1943年12月末生于湖南长沙，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早年，在中山大学外语系和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后两度留学于日内瓦大学，还作为访问学者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深造。终身从教，先后服务于长沙周南中学、长沙铁道学院外语系、武汉大学法语系和中山大学历史系。参编《法国通史》（张芝联主编），发表多篇史学论译文。已出版专著《法国革命前后的左右翼》和译著《法国史纲要》《法国现当代史》《瑞士中立史》《瑞士简史》及《移民难民在瑞士的历史》等。

2008年7月获颁法国“教育骑士”勋章。

内 容 提 要

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治下，相对于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所处的那个因内忧外患而剧烈动荡的年代，法国进入了一段稳定及和平的发展时期。因而，在推进君主立宪政体的同时，这个欧洲强邦在工业革命中也取得了显著成就。除了论述 1814—1848 年间的全国性政局演进外，本书的主要篇幅用于对法国地方史的研讨。作者试图简明扼要地展现这个六边形国家的各部分——巴黎及周边地区、东部、西部、西南部、南部、北部、里昂地区及中央高原——在工业革命中的社会、经济、人口、交通和教育诸方面的状况。



图1 1814年查理大帝去世时的欧洲

图片来源: <http://0.tqn.com/d/historymedren/1/0/x/7/81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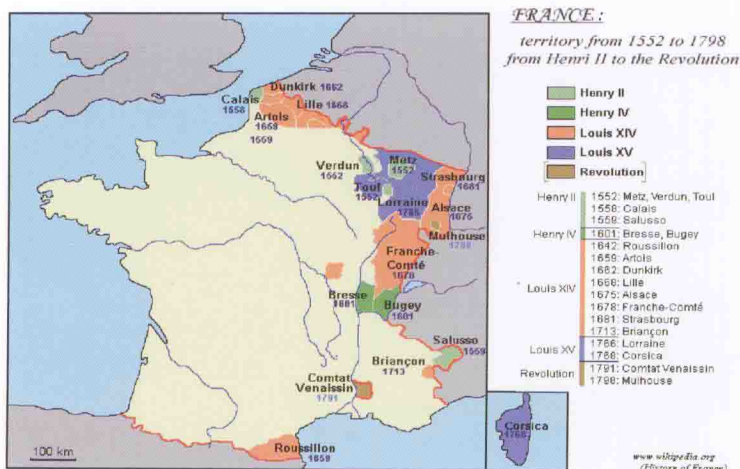


图2 1552—1798年的法国

图片来源: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France_1552to_1798-en.p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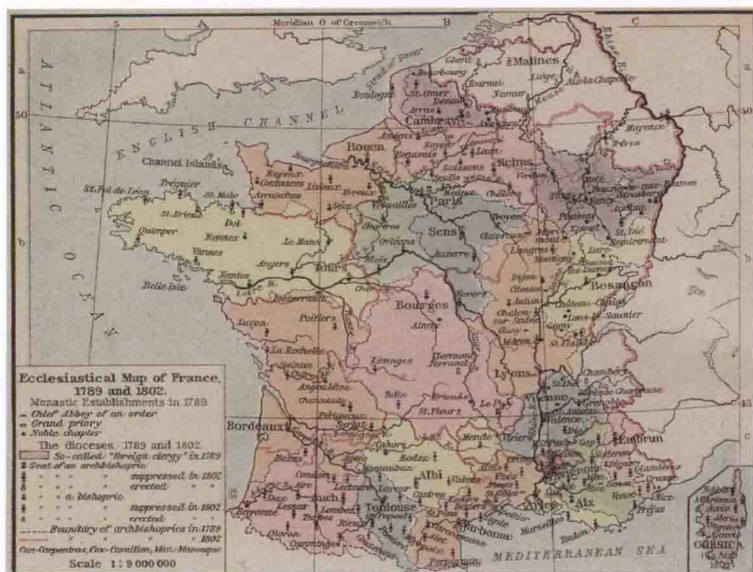


图3 1789年和1802年的法国教会管辖区

图片来源: <http://maps.nationmaster.com/country/fr/1>



图4 1812年的欧洲

图片来源: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Europe1812map.png>



图5 大革命前的法国

图片来源: http://images.nationmaster.com/images/motw/historical/ward_1912/france_pre_revolution.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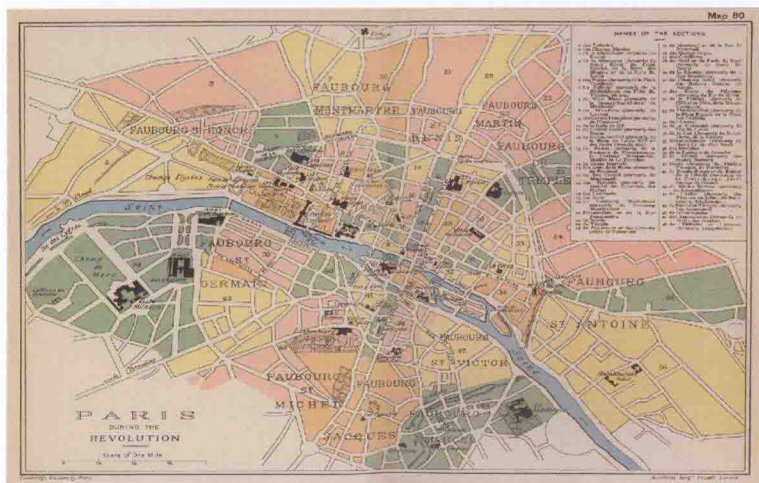


图6 大革命年代的巴黎

图片来源: http://www.emersonkent.com/map_archive/paris_revolution.htm



图7 法国地形图

图片来源：www.mapsofworld.com

目 录

第一章 复辟王朝 (1814—1830)	1
第一节 波旁王朝的两次复辟	1
第二节 宪政派内阁	13
第三节 反政府的密谋	31
第四节 反动和倒退的施政	36
第五节 左翼和右翼的斗争	49
第二章 七月王朝 (1830—1848)	63
第一节 王朝前期的政局	63
第二节 奥尔良派、正统派和波拿巴派	71
第三节 经济	79
第四节 教育和文化	86
第五节 社会主义思潮	92
第六节 基佐内阁和二月革命	98
第三章 巴黎及周边地区	110
第一节 市容	110
第二节 人口及政治生活	119
第三节 周边地区	125
第四章 东部	132
第一节 阿尔萨斯	132
第二节 洛林	140
第三节 弗朗什—孔泰	147
第五章 西部	152
第一节 布列塔尼	152
第二节 诺曼底	157

第三节 阿尔莫里克丘陵地区	165
第六章 西南部	174
第一节 地理和农业	174
第二节 城市状况	177
第三节 中庸的政治	183
第七章 南部	186
第一节 右翼势力	186
第二节 民主和共和运动	191
第三节 社会和经济	195
第八章 北部	202
第一节 经济和劳工	202
第二节 城市和政情	208
第九章 里昂地区及中央高原	214
第一节 城市	214
第二节 经济	221
第三节 社会运动和政治生活	225
第四节 1831 年和 1834 年的工人起义	227
第五节 中央高原	232
大事年表 (1814 年 3 月—1848 年 2 月)	237
主要参考文献	249
专有名词对照表	251
诗与歌陪伴的人生	
——写于告别讲台之时 (代后记)	277

第一章 复辟王朝（1814—1830）

第一节 波旁王朝的两次复辟

19 世纪之初，拿破仑一世治下的法兰西帝国不断向外用兵。这个国家旷日持久的对欧战事，既是大革命（1789—1799）留下的“遗产”，也是执政府和皇朝（1799—1814）未竟的“伟业”。1812 年冬，“法国人的皇帝”挥师穿越欧洲腹部入侵俄罗斯，结果以惨败告终，70 万远征军官兵中仅 3 万余人得以生还。1813 年，俄罗斯、英国、普鲁士、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和奥地利等国结成第六次反法同盟。10 月中旬，敌对双方在莱比锡展开了一场“民族大战”，法军又铩羽而归。随后，各路盟军从不同的方向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入了法国本土。

1814 年 2 月 15 日，反法同盟各国商定，如果拿破仑一世在巴黎陷落以前仍不肯议和，则他们不得不考虑法国的首都终将表示的那种“愿望”，而拒绝再以这位皇帝为谈判对手。反法同盟和法国的谈判在夏提荣进行。2 月 17 日和 24 日，奥地利两次出面提出先行签订停战协定。22 日，拿破仑在给奥方的复函里以及对己方拟派遣参与谈判的代表的训示中，均宣称自己只能在法兰克福提出的议和条款的基础上才同意谈判。法国想利用反法同盟参与国各方的立场差异和内部的分歧而令它们相互疏离，从而在整体上分化和瓦解同盟，达到尽可能维护法国权益的目的。在法兰西战后疆域的划分上，拿破仑坚持本国的领土决不能比 1799 年“雾月政变”时还小。由于这种毫不妥协的态度和同盟军的顺利推进，敌对双方达成妥协的可能性越来越小。26 日，反法同盟在肖蒙把己方的条件最后一次通知法方代表，并规定将 3 月 10 日作为最后期限。3 月 9 日，即最后期限的前一天，同盟中的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签署了为期 20

年的共同对付法国的“肖蒙协定”。为了确保欧洲四大强邦负责建立的新的国际秩序受到尊重，它们约定必要时各自为此提供15万兵员。3月10日，法方请求反法同盟将答复的最后期限延至3月15日，同时提出了若干要求：如保持拿破仑的继子博阿尔内对意大利的统治，萨克森仍归其国王，在重新改组欧洲的国际会议上法国应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等。19日，夏提荣谈判完全破裂。3月22日，英国政府最终决定不再与“法国人的皇帝”谈判。25日，莫蒂埃和马尔蒙率领的法军被同盟军击溃，一直撤退至巴黎城郊。在不断遭受攻击而无力抗拒的情况下，马尔蒙随后向同盟军投降。31日，拿破仑一世抵达枫丹白露，他仍不承认失败并重作军事部署准备再战。然而，皇朝的军政及外交大势已去，“法国人的皇帝”注定难逃被抛弃的命运。

这时，反法同盟军集中全部力量向法国首都进军。普鲁士人布吕歇尔骁勇无畏，时人称之为“向前冲”（En avant）将军。布吕歇尔不管本国国王、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统帅施瓦岑贝格是否乐意，而强行让他们跟随自己的大军行进。与此同时，主持反法同盟外交事务的梅特涅伯爵和卡斯尔雷勋爵，加上奥地利皇帝，则暂住于朗格勒。这些人密切跟踪时局的飞速演进，在军事和外交上为反法同盟制定相应的对策。3月31日，反法同盟军进入巴黎。显然，由于亚历山大已身处法国首都，俄皇对战败国新政权的产生更能施加直接的影响。当天，同盟各国就发表宣言，规劝法国人民选择一个适合于法国的政府，并举出波尔多为榜样，因为这座城市不久前曾对波旁家族长支的昂古列姆公爵表示欢迎。此刻，首都的保王党人戴起了白色帽徽，但人数并不多，他们为敌军入城而欢呼。这天晚上，各国君主在塔列朗的府邸开会，决定不再与拿破仑一世进行谈判，要求元老院建立一个临时政府。该政府将由塔列朗主持，成员中有其亲信博浓维尔侯爵、若古尔和达尔贝，也有身为保王党人的修道院院长孟德斯基乌。

而早在3月6日，达尔贝就已派遣保王党人维特罗尔男爵前往反法同盟军司令部，转达了塔列朗“心悦诚服地”拥戴波旁王族复位的立场。盟军入城后，帝国各院和巴黎市委员会立

即吁请波旁王族复位。4月2日，元老院通过了废黜拿破仑皇帝的决议。3日，立法院同意并以两院联名宣布废黜皇帝。接着，元老院的议员们仓促地拼凑出一部带自由主义色彩的宪法；在宪法中，他们最为关切的莫过于规定元老院将继续存在，元老院议员的薪金和待遇将保持不变等。与此同时，法军的主要将帅聚集于枫丹白露，他们表示拒绝追随拿破仑皇帝继续作战，还规劝陛下让位给太子。4月4日，拿破仑被迫让步，并派遣科兰古、内伊和麦克唐纳三人去会见沙皇亚历山大，以协商与帝国前途攸关的各事项。途中，他们遇到刚从前线撤退下来的马尔蒙，便邀此人一同前往巴黎参与这次会见。然而，沙皇对相关事项迟迟未作答复。此时，握有重兵的马尔蒙允诺背叛拿破仑，旋于4日至5日夜下令自己的部队投敌，从而暴露了无法设防的枫丹白露。于是，俄国皇帝便直截了当地要求法国皇帝退位。6日，拿破仑最后表示屈从。4月11日，法国和反法同盟签定《枫丹白露条约》。依照该条约，逊位后的“法国人的皇帝”将获得厄尔巴岛和一笔年金，皇后及其子得到巴马，拿破仑家族的其他成员亦享有年俸。反法同盟旋与波旁王室频密地商谈，以解决关于法国新政权的组成、停战及媾和等问题。

在这些异乎寻常的日子里，法国的内政外交复杂混乱，变化莫测，有必要简略地予以回顾。拿破仑的军队节节败退之际，反法同盟一时间成了这个国家政体变更的主宰。于是，得由列强来决定法国国王的继任人选。古老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十六（1774—1792）之弟普罗旺斯伯爵、素有自由主义声望的奥尔良公爵以及法国元帅兼瑞典王储贝尔纳多特，均在各国的考虑之列；倘若拿破仑一世逊位于其子“罗马王”（1811—1832），则将摄政权交与其母即玛丽—路易丝皇后的可能性亦未排除。在同盟军的护送下，亦为路易十六之弟的阿图瓦伯爵取道瑞士经过维苏尔而抵达南锡。这位亲王虽为保王党人所拥戴，却苦于一路辗转奔波，没有精力将这些人迅速地结成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政党。至于阿图瓦伯爵的两个儿子，也未能及时地采取这项重要的组织措施：自1月2日起，昂古列姆公爵就在圣让德鲁苦苦地等候同盟军的推进；贝利公爵则停留于泽西，期待保

王党人在旺代再度发动叛乱。这样一来，在法国国王继任者的几个人选中，普罗旺斯伯爵便成为反法同盟诸邦的首选。

敌国军队大举入侵时，法国各地的反应是有差别的——有的反抗，有的欢迎，有的则乘机反对拿破仑政权。比如在东部地区，就出现过民众自发的武装抵抗。受到爱国热忱的激励，许多居民自动地组织起来，拿起刀枪迎击这些不速之客。他们不仅骚扰普鲁士人和哥萨克人，而且利用各种机会予以痛击。沙皇本人声称，由于这样的游击战，单是在孚日山区俄国就损失了大约 3000 名军人。在洛林、香槟和勃艮第，各地的“自由射手”经常阻挠敌人的运输车队行进，毙伤单独活动的同盟军官兵。然而，在历来与海外商贸关系密切的阿基坦，发生的事情就大不一样了。当时，惠灵顿统率的英军正奋力将苏尔特的部队向图卢兹的方向追赶。敌军进发时，沿途却受到了不少民众的善待。在若干未遭同盟军进犯的地区，尽管帝国尚未倒台，民众就已迫不及待地对这个政权表示了敌意。在普罗旺斯，出现了针对税务机关的骚乱。曾与拿破仑达成“教务专约”而后又与之失和的庇护七世，在前往收复教廷属地途中，受到了民众的夹道相迎。西部和南部的地方政府表面上虽仍服从于拿破仑体制，而实际上却开始向传统的王权主义倾斜。在巴黎，广大下层民众还是忠于皇帝的；不过，巴黎警察厅长帕斯基埃对于劳工群体怀有疑虑，可不愿意号召这些人来参与首都的防御。此时，从作坊主、商贩到银行家、大有产者的各类资产者，均被动员起来加入国民自卫军。而这支队伍的主要职责在于维护居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防止少数极右翼保王党人策动民众去搞吵吵闹闹的示威游行。事实上，资产者阶层是怀着满意的心情来迎候反法同盟军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入境的敌军乃是实现法兰西国内外和平的保证。至于此时的法国军队，情况就复杂得多了。无疑，一般士兵及下级军官仍旧忠于自己的“小光头”（le Petit tondu）皇帝，甚至愿意为之战斗至死。而在连年征战中获得了巨大物质利益并被册封为帝国贵族的那些将帅，则多数愿意撇开这位失败了的皇帝。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既是为了确保自身已获得的权益，也是想让法兰西

在政权易手后能保存一支安邦定国的军队。帝国治下，为了促成社会上层的和解、确立国内的秩序和保证中央集权体制的行政效率，拿破仑一世曾接纳并善待了许多前来归顺的旧贵族。在军队、行政和司法部门，他们中不少人已出任要职。而就帝国治下被授衔的新贵族而言，只要行将复辟的波旁王室能容忍大革命期间国有产业的买卖，自己现今的地位维持不变，他们也愿意支持旧王朝的重生。由是可知，值此国体变动的紧要关头，新旧两类权贵在基本的政治立场上是大同小异的。诚然，帝国新贵族以及在大革命中暴富的上层资产者也许更乐见拿破仑体制的延续。可是，他们已看到，拿破仑专制体制不仅在国内立足未稳，而且在国外也招致了强邦的敌对。究其原因，显然是帝制在这个六边形国家的疆域内缺乏深厚的历史和社会根基，亦对欧洲各国造成了太大的威胁。反观英伦三岛，由于采纳了立宪君主制政体，古老王朝得以通过强加的或自愿的制度变革而维持下来；特别是源于新兴阶级的各类精英人士，能确保自己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领域里的优势。因而，法国的社会上层准备接受一种自由主义的宪政体制，哪怕这意味着古老波旁王朝在形式上的复辟。至于帝国政府的各级官员，实说此时正处于一种难以表态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拿破仑帝国并未全然倾覆，在法理上必须继续对它效忠；另一方面，波旁王朝虽有复辟之势，但尚未形成事实。因而，官员们多持徘徊观望的态度，地方行政和司法机构在短时间里也就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极端保王党人（les ultra-royalistes）。此辈适逢东山再起的极佳机遇，自然不会像先前那样甘心潜伏下来。于是，这个极端派别的一些秘密社团终于浮出了水面。比如帝国年代一直存在的“博爱修会”（L'Institut philanthropique），更值得一提的还有“信仰骑士”（Les Chevaliers de la foi）。后者是一个由冥顽不化的僧俗贵族组成的地下社团，在贝蒂埃倡导下于1810年成立。“信仰骑士”将自己的基地设在波尔多，此地集结了众多拥戴波旁王室复位的保王党人。在濒临大西洋的良港波尔多及周边地区，葡萄种植业历来是繁荣的。可是，由于帝国政府强制推行主要用来抵制英